

甲午戰爭史

戚其章 著



甲午战争史

戚其章 著

人民出版社

甲午战争史

JIAWU ZHANZHENG SHI

戚其章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75印张 451,000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100

ISBN 7-01-000735-7/K·8 定价 8.60元

目 录

第一章 日本蓄谋发动侵略战争	1
第一节 朝鲜东学党起义与中日出兵	1
一 东学道的创立及其性质	1
二 东学党起义	6
三 朝鲜乞兵与清军赴援	12
四 日军大举入朝	23
第二节 中日交涉撤兵与清政府和战两歧	30
第二章 甲午战争的爆发	41
第一节 丰岛海战	41
一 清军增援牙山	41
二 日本海军准备袭击北洋舰队	46
三 不宣而战	49
四 济远和广乙的抵抗	56
五 操江被掳和高升之沉	60
第二节 成欢之战	68
一 日军进犯牙山	68
二 安城渡伏击战	71
三 激战成欢驿	77
第三节 中日正式宣战	81
第三章 中日陆海决战	92
第一节 平壤之战	92
一 四大军入朝	92
二 平壤的防御	95
三 日军分兵合攻平壤	101
四 船桥里挫敌	107

五	坚守普通江	114
六	玄武门外的战斗	116
七	雨夜溃奔	124
八	日本的军事冒险与清军平壤之溃退	127
第二节	黄海海战	135
一	北洋舰队护航大东沟	135
二	两军相接——海战的序幕	140
三	勇冲敌阵——海战的第一阶段	144
四	背腹受敌——海战的第二阶段	151
五	力挽危局——海战的第三阶段	157
六	转败为功——海战的第四阶段	163
七	北洋海军将领对黄海海战的检讨	165
第四章	日本扩大侵略战争和辽东战役	170
第一节	鸭绿江防之战	170
一	鸭绿江岸清军布防	170
二	日军攻占安平河口	180
三	虎山激战	185
四	清军鸭绿江防全线崩溃	191
第二节	金旅之战	194
一	日军登陆花园口	194
二	日军攻陷金州	201
三	大连湾弃守	212
四	旅顺口的防御	216
五	土城子迎击战	225
六	旅顺口的陷落	228
七	旅顺大屠杀惨案	235
第三节	保卫辽阳东路之战	242
一	清军退守辽阳东路	242
二	辽阳东路争夺战	247
三	清军反攻凤凰城失败	252
四	辽阳东路争夺战的继续和收复宽甸	257

第四节	保卫辽阳南路与规复海城之战	264
一	山县有朋罢职与日军进攻海城	264
二	清军救援海城与缸瓦寨战斗	272
三	金旅日军北犯与盖平失守	280
四	清军反攻海城	288
五	争夺大平山	304
六	海城日军出击	312
第五节	辽河下游之战	317
一	日军袭击牛庄	317
二	日军占领营口	324
三	田庄台大战	328
第五章	日军侵犯山东半岛与北洋舰队覆灭	337
第一节	德璀琳东渡	337
第二节	日军进犯山东半岛	341
一	威海卫的军事地位和防务	341
二	威海卫的后路防御	359
三	日本组建“山东作战军”和进行威海卫作战准备	368
四	日军登陆荣成湾和荣成失守	376
第三节	威海卫之战	391
一	白马河前哨战	391
二	南帮炮台争夺战	395
三	南帮炮台外围战斗和北帮炮台弃守	405
第四节	北洋舰队的覆没	412
一	刘公岛保卫战	412
二	孤岛援绝与《威海降约》的订立	425
第六章	马关议和与三国干涉还辽	439
第一节	日本破坏广岛会议	439
一	张邵东渡	439
二	日本广岛拒使	445
第二节	马关议和	453
一	李鸿章赴日乞和	453

二	日军攻占澎湖	462
三	李鸿章遇刺与《中日停战协定》的订立	467
四	《马关条约》的签订	473
第三节	三国干涉还辽	488
一	俄德法三国联合的形成	488
二	日本反干涉的失败和中国收回辽南	493
第七章	日本割占台湾与台湾军民的反割台武装斗争	510
第一节	台湾民主国成立和台北沦陷	510
一	台湾民主国的成立	510
二	日军登陆澳底与台北弃守	519
第二节	新竹争夺战	526
一	日军南侵和新苗军的成立	526
二	日军新竹受阻与暂缓南进	531
三	台北新竹间的战斗	534
四	争夺新竹城	541
第三节	台湾府的抗战	547
一	新竹日军出击与苗栗失守	547
二	大甲溪伏击战和彰化陷落	554
第四节	台南府保卫战	560
一	刘永福力撑危局与黑旗军反攻台中	560
二	日军大举南侵与保卫台南之战	567
三	台南府城的陷落	579
结束语	甲午战争的结局及其影响	585

第一章

日本蓄谋发动侵略战争

第一节 朝鲜东学党起义与中日出兵

一 东学道的创立及其性质

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其所著《蹇蹇录》第一章中洋洋得意地宣称：“将来如有人编写中日两国间当时的外交史，当必以东学党之乱为开宗明义第一章。”日本抓住东学党起义这个时机，挑起了甲午战争，使日本跻身于列强之林，这是日本扩张主义者一贯自诩的得意之作。不过，即使当时不爆发东学党起义，日本还会利用别的借口来发动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的。所以，日本利用东学党起义而挑起战端，看来似乎偶然，其实是日本实行大陆政策的一个必然步骤。

东学党，自称“东学道”，即后来盛行于朝鲜民间的天道教、侍天教的前身。所谓“东学”，就是“东方之学”，是与当时叫做“西学”的天主教相对抗的。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西方传教士就从中国偷渡鸭绿江，陆续进入朝鲜秘密传教。当时信奉洋教的教民，有不少是地痞、流氓和不法之徒，他们以教会为靠山，横行霸道，欺压良民，民教矛盾日趋尖锐。于是，以宗教为外衣的秘密结社东学道便应时而生。

东学道的创始人崔济愚（一八二四——一八六四），本名济宣，号水云斋，庆尚道庆州府人。父亲是乡村塾师，以道德文章名于一

道。崔济愚十六岁丧父，家道衰微，无以为业，便遍游名山大川，访师求友。他见西方传教士努力布教，贫苦群众皈依者颇多，便萌发了创立新的宗教与洋教对抗的念头。于是，改名济愚，进入庆尚道梁山郡之千圣山，在内院庵内修道。数年之间，他对于儒、佛、道三教教义之长短进行了反复的忖量和比较。一八六〇年五月二十五日，忽有所悟，感到儒教拘于名节，未臻玄妙；佛教入于寂灭，断绝伦常；道教悠游自然，缺乏治平之术。决定取三教之长，舍其所短，以“诚”、“敬”、“信”三字为要义以教人。并制成二十一字咒语曰：“至气今至，愿为大降侍，天主造化定，永世不忘万事知。”自称代天主布教济民，所新创之道为“天道”，学为“东学”，以与天主教为代表的“西学”相抗。东学道教义简明，信徒日众，以庆尚、全罗二道为中心，在几年的时间内渐及全国。崔济愚为道主，号天宗大神师，其下各道有大接主，郡县有接主，信徒主要是农民群众。东学道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统治者的极大恐慌。一八六二年，崔济愚被捕，当时由于数百名教徒群集官署请求而获释。次年，崔济愚和道徒二十余人再度被捕，以其咒语中有“天主”二字，被目为黄巾、白莲之流，决定严惩不贷。一八六四年四月十五日，庆尚道观察使徐宪淳判崔济愚以左道惑民之罪，在道治太邱府处以斩刑。被捕的道徒也都被发配到绝岛或远恶之地。

崔济愚虽死，但东学道并未被镇压下去。当他被捕之前，先将秘法授予门下高徒崔时亨，以备不幸殉教之后可继承其衣钵。于是，崔时亨成为东学道二世道主。崔时亨（一八二七——一八九八），初名庆翔，号海月堂，庆尚道庆州府人，与崔济愚同族。幼丧父母，生活贫苦，曾到造纸作坊学徒。一八六一年，投于崔济愚门下受教。及继任教主后，称海月神师，并遵教祖遗命避于太白山中。后辗转于庆尚、忠清、全罗三道之间，秘密传教。一八八〇年，崔时亨集教祖之遗文，以《东经大全》之名刊行。到一八八三年，又增补

再刊。因此，东学道之教义得以广泛传播，来投访者络绎不绝。此时，东学道的内部组织已渐完备，设教长、教授、都执、执纲、大正、中正六职。^①

虽然东学道在隐蔽中继续发展，但仍被政府视为厉禁，不容许其存在。一八八五年以后，忠清道观察使沈相薰对东学道徒屡加镇压。及至一八九二年，赵秉式任忠清道观察使，继续侦察崔时亨之行踪。当时，崔时亨潜居于忠清道报恩县，有道众建议：天主教布教之禁已经解除，而东学道反禁，实为本末倒置，请教主集合教徒，向观察使请愿，申教祖之冤，为之建祠，并严禁迫害东学道徒。是年十二月二十日，各地教众会于全罗道参礼郡，到者数千人，草拟陈情书，向全罗道观察使李宪植申述。李宪植在陈情书上批曰：“勿再迷惑！”东学道众不服。二十五日，再上书李宪植，申述地方吏胥军校恣意没收东学党徒财物，以饱私囊，及其种种不法之举，并请求为先师雪冤。上书后，道众数千人留全州府不去。李宪植害怕道众暴动，于二十七日发布告示，禁止今后迫害东学道众。请愿道众归参礼郡后，以道祖之冤未能昭雪，议决再檄召八道道众向中央请愿。

一八九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崔时亨召集八道道众于忠清道报恩县，决定向中央呈递陈情书，陈述东学道教义及教祖之冤案。三月二十九日，以崔时亨门人朴光浩为疏首的四十人，齐集景福宫光化门前，上疏于国王。疏称：

“某等饮泣茹恨于兹三十年，先师之至冤至今尚未得伸。以是鸣冤锦营，呼吁定府^②，而淆世薄俗不辨底细，随而辄目之以邪学，被之党锢。以东学为名者，茫茫天地，无所归矣。

^① 《海月神师实史》，《天道教书》，第52—78页。转见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中译本，第35—37页。

^② 锦营，忠清道公州监营；定府，全罗道全州监营。

盖东学云者，别无他意，但我先师居于东，学于东，以此名倡者，所以遏西来之学也。不意今日党锢之灰复燃，反助西教之左臂。悠悠苍天，此何人耶？”

朝王以其上疏违制，不予接受，而下教旨曰：“尔等其各归家，各安其业，则依愿施行。”^①朴光浩等不得已而离京返回全罗道报恩县。

东学道徒伏阙上疏，虽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却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容庵弟子记》记此事说：东学道徒“来汉数十人，请韩政府尽逐各国官民，只留华人。揭榜挂西人门首，诟詈多端，外人均大恐。”^②四月六日，袁世凯致电李鸿章，亦称：“东学邪教，联名诉请韩王，尽逐洋人。迭有揭帖榜文，沿西人门多端诟骂，称将逐杀。在汉洋人均大恐。日人多携刀昼行，尤骚讹。”^③东学道的揭帖榜文保存下来的不多，现摘录一件，以见其斗争矛头所向：

“今倭洋之贼，入于心腹，大乱报矣。试观今日之国都，竟是夷贼之巢穴。窃惟壬辰之仇^④，丙子之耻^⑤，宁忍说乎？宁忍忘之？今我东方三千里兆域，尽为禽兽之据；五百年宗社，将见黍离之叹。仁义礼智，孝悌忠信，而今安在哉？况乃倭贼反有懊恨之心，包藏祸胎，方肆厥毒，危在朝夕。倘视恬然而谓之安，则方今之势与投火薪上何异哉？生等虽草野蠢氓，犹袭先王之法，耕国君之土，以养父母。于臣民之分，虽有贵贱之殊，然忠孝何所异哉？愿效微忠于国家，而区区下情无路上达。伏想巡相阁下，以世家忠良，永保国祿，忧在进退，爱君忠国之忱，非生等之可比也。古语曰：大厦将倾，一木难擎；大浪

① 《海月神师实史》，《天道教书》，第92—96页。转见田保桥洁：《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第40—42页。

② 沈祖宪、吴罔生编纂：《容庵弟子记》，见《中日战争》(2)，第268页。

③ 《寄译署》，《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4卷，第28页。

④ 壬辰之仇，指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之役。

⑤ 丙子之耻，指1875年日本军舰云扬号占领江华岛炮台事件。

将簸，一苇难航。生等数百万，同力誓死，欲扫破倭洋，而效大报之义。伏愿阁下同心协力，募选有忠有义之士吏，同遂辅国之愿。千万祈恳之至！”^①

这份充满爱国激情的揭帖，提出了“扫破倭洋”的口号，无异一篇讨伐外国侵略者的檄文。

不久，东学道徒又开始酝酿再次伏阙上疏。四月二十六日，全国八道的东学道徒汇集于忠清道报恩县，达数万人之多。忠清道观察使赵秉式束手无策。消息报到京城后，朝鲜政府惊恐万状，下令革去赵秉式、李宪植观察使职务，以赵秉镐、金文铉代之。又派户曹参判鱼允中为宣抚使，速赴报恩县解散道徒。鱼允中派人密探东学道内情，得知道主崔时亨并无聚众暴乱之意。五月十五日，鱼允中偕报恩县县令李圭白亲赴东学道徒之聚会处，传达国王的教旨，并当众宣布今后地方官吏如有非法杀害东学道徒没收财产等事，将处以严罚。崔时亨本无反抗政府之念，在鱼允中劝谕下，便令道徒解散，各自归家。

崔济愚、崔时亨领导的东学道，其宗旨是对抗“西学”，与中国近代的某些反洋教斗争有相似之处，从反对西方教会开始，逐步发展到逐灭一切洋人。这一斗争，尽管带有笼统排外的倾向，但其实质却具有鲜明的民族自卫性质，应该是反帝爱国运动。东学道并不反对官府，不能称之为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当然，不排除东学道的某些行动带有一定的反封建因素，但迄于一八九三年为止，其主要斗争矛头仍是对准外国侵略者的。^②

^① 转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17—18页。

^② 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 A. 崔时亨领导的东学道运动是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如〔苏〕提亚加伊：《1893—1895年朝鲜农民起义》第85页：“在东学道的宗教外衣之下藏有农民群众对封建压迫的反抗。”周一良：《东学党——朝鲜的反封建反帝斗争》：“（东学道）在宗教外衣下，喊出反对西教口号，作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见《中日甲午战争论集》第16页。B. 东学道具有反封建反侵略斗争两重性质。如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16页：“东学道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的宗教信仰或思想体系，而在于根据民族精神，喊出反对西教的口号，从事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两说并非是非。

二 东学党起义

从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东学道开始公开活动后，连续发生了全州请愿、伏阙上疏及报恩聚会三大事件，但其斗争的结果最后竟化为泡影。东学道徒解散后，官府又分别加以逮捕。东学道徒所受的迫害反而有增无已。从金允植给鱼允中的信中，可以看出统治者对东学道徒所采取的可耻的欺骗手段：

“窃谓大服人心莫如‘信’之一字。向于宣谕之后，宜自朝廷即发一令，既往勿问。……今乃一边开诱以好生之道，一边行会以捕核党魁，彼安肯心服乎？焦唇弊舌而竟归食言，事何以行令乎？未知其间事状如何，党魁已就捕否？此系庙算，非野人之所可与知，而事体则顾不然乎。……方今民心涣散，从乱如水，朝廷无固系之信，所在贪污，长吏又从而殴而纳之。以此言之，未可以已散而释虑也。惟激浊扬清，兴利除弊，为挽回民心之大关捩。”^①

金允植反对政府当局的欺骗手段，提出兴利除弊以挽回民心，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又有谁肯听呢？所以，他的“未可以已散而释虑”的说法，确实是相当清醒的估计。果然，刚转过年来，东学党武装起义便爆发了。

这次起义的领导者不是东学道主崔时亨及其门下高徒，而是道徒全琫准。全琫准（一八五四——一八九四），全罗道古阜郡人。父亲为人正直，秉性刚强，曾为古阜郡衙吏属，因不满郡守贪婪无厌，率农民袭击郡衙，不幸被捕，死于乱杖之下。全琫准悲愤不已，常以报亡父之仇，拯救民众于水火为念。一八七四年，他拜谒崔时亨，聆听教义，遂为东学道信徒。到一八九四年领导起义时，已是古阜郡东学道的首领。全琫准所领导的起义，虽然是以东学道徒

^① 金允植：《与宣抚使鱼一斋别纸》，见《中日战争》（2），第403页。

为核心,并继续沿用东学道的名称,但已经脱去了宗教外衣,所以历史上一概称之为东学党起义。

长期以来,由于朝政腐败,人民苦于苛政久矣。一方面,权贵横征暴敛,榨取无厌,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另一方面,人民贫苦不堪,求生乏术,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内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在东学道徒中传诵着这样一首歌谣:

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

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①

这是当时朝鲜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不满政府的情绪弥漫了全国。一八九四年初,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在一份报告中说:“根据各种征象,朝鲜人民的不满以及其对于政府的敌视态度,正波及全国。”“全朝鲜陷于沉重而日益增长的激愤情绪已有相当时日,这种激愤情绪极易转变为公开的暴乱。”②果然不久,震撼半岛的东学党起义在全罗道古阜郡爆发了。

东学党起义发端于全罗道古阜郡,事非偶然。一八九二年,古阜郡郡守赵秉甲走马上任。他本是个著名的贪官,巧取豪夺,诛求不已,农民尤无噍类,早有愤愤不平之意。到一八九四年,万石泐水税事件发生,便激发了这次起义。古阜郡是朝鲜的产米区之一,水利灌溉至关重要。朝鲜有一种特有的堰,以木石或土沙筑成,用来截水灌溉农田,叫做泐。泐分国有和民有两种。万石泐就是古阜郡的国有泐之一。农民从国有泐引水灌溉,须缴纳一定的水税。此项水税收入,按惯例只用于泐的管理及其他有关事业,并不上缴国库。自赵秉甲上任后,征发数万农民修泐。及至完工之后,赵秉甲竟擅自废除惯例,增加水税,且将水税纳入私囊。郡民不服,赴

① 《日清战争实记》第5编,第102页。

② 《驻北京公使喀西尼致外交大臣急件》,见《中日战争》(7),第218页。译文参看《1893—1895年朝鲜农民起义》,第92页。

郡衙辨理，赵秉甲置之不理。郡民复派代表赴全州，向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申述。金反将代表逮捕，投入监狱。郡民忍无可忍，便揭竿而起了。

是年二月十五日，全琫准率东学道徒和农民袭击郡衙，驱逐了郡守赵秉甲。起义军占领郡衙后，开仓库，将钱谷分散给农民。三月下旬，起义军以古阜郡的白山为根据地，制订了四项行动纲领：一、弗杀人、弗伤物；二、忠孝双全，济世安民；三、逐灭夷倭，澄清圣道；四、尽灭权贵，复国安邦。^①并发布檄文揭露吏治之腐败。从其纲领和檄文看，起义军并未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仍然认为“今我圣上仁孝慈爱，神明圣睿”。正如各国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一样，他们反对贪官污吏和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尽管这样，起义军提出了“逐灭夷倭”、“尽灭权贵”的口号，还是带有鲜明反侵略反封建的性质的。就是说，全琫准领导的东学党起义与崔时亨领导的反对西教的斗争相比，已经把斗争提到了更高的水平。

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接到起义军攻占古阜郡的报告后，立即派李庚镐率全州监营二百士兵前往镇压。全琫准闻讯，率起义军在古阜郡的黄土岬迎战，打败官军。领兵官李庚镐被击毙。起义军初战告捷，士气大振，乘胜追击，进抵长城郡一带，全罗道首府全州危如累卵。此时，参加起义军的农民甚多，武器也大有改善。据日本《时事报》载：

“匪约计四千，此即滋蔓之根也。若统计之，则不下万余人矣。其所用器械不一：有用鸟枪者，有用剑者，有用戈矛者。其枪若三千杆，内两千杆自行购置，其一千系由军械库劫掠者。该匪有乘马者百余人，以为哨探。……其行军战阵之法，

^① 《远东报》1894年6月10日，转见《1893—1895年朝鲜农民起义》，第95页。

的是曾经训练者。”^①

于是，全琫准被推为总督，以金德明为军师，大将孙和中与金开男各领一军。起义军有了严密的组织，战斗力大大加强了。

东学党起义军纪律异常严明，朝鲜人民和旅朝的外国人士无不有口皆碑。据日本《东京日日新闻》载：

“东学党订有不耽酒色、不吃烟等等规律，党员很能遵守，一点也不为害于农民。有人问他们的目标，回答是：改革政府弊政，驱逐居留的外国人，以图国民的福利。他们所说的总能实现。从古阜进军全州时，禁止践踏田地、妨害农作，并且放空炮告诫军队离开田圃。他们所到地方，各货用现钱交易，商业照常进行，相当有利益而无危害之患。他们在人民中声誉很好。”

东京《国民新闻》刊登一个旅朝日人的来信说：

“东学党军纪律之严正，实在令人佩服而外，无话可说。如果有一个兵士夺了良民的财产或奸淫了妇女，立即捕来，当众数说他的罪恶，处以死刑，警戒全军。所以队伍经常齐整，服从命令。犹如我所说的听来或似过誉，实际情形确是如此。地方人民一则（对官军）畏如蛇蝎，一则（对义军）爱如父母，其间相去实如天渊。”^②

同文馆学生长德稟呈总理衙门的节译日报新闻稿亦称：

“若论各匪待民，不但和平，且有仁厚之意，绝不剥削脂膏。无论用民何物，皆予以公平之值。倘遇府库之财，必尽取之以充用度。现该匪志不在图谋京师，而亟亟于储粮草，备器械，购军火，得民心也。”^③

① 《同文馆学生长德节译日本报》，见《朝鲜档》（1901）。

② 转引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20—21页。

③ 《同文馆学生长德节译日本七日报》，见《朝鲜档》（1901）。

起义军秋毫无犯，深受人民群众拥护；人民群众对起义军也给予有力的支持。当时，“政府发布了关于保证讨伐队粮米与人民应向官军交纳粮米的严厉命令，但任何人也不加以理睬。至于东学党的军队，它却有足够的粮米，用不着征集，因为农民完全自愿地给他们以各种帮助。”^①

朝鲜政府接到全州监营为起义军所败的报告，惊恐万状，急派京军壮卫营正领官洪启薰为两湖^②招讨使，率京军壮卫营八百，自仁川海路向全罗道群山浦进发；又命京军二百，自汉城由陆路开赴全州。当时，北洋海军的平远舰正停泊仁川港，朝鲜政府向袁世凯交涉借用此舰，得到允许。五月八日，洪启薰乘平远舰自仁川出港，前忠清道报恩县县令李圭白为从事官。兵员、野炮两门、枪械及弹药四百箱，皆分载于平远舰及苍龙、汉阳两火轮上。十日，洪启薰从群山浦上岸，十九日，抵全州，会合由陆路开来的京军，再加以全州监营新募的军队，即向南进发。

先是，一八九三年东学道报恩大会时，洪启薰曾率壮卫营六百进行威慑，从而达到了迫使崔时亨解散道徒的目的。此番他想重演故伎，对全琫准采取招抚的手段，不战而瓦解起义军。于是，向起义军发谕招降，谓：“朝廷现已免黜全罗监司金文铉，械系郡守赵秉甲，以示抚慰，天恩圣仁极矣。若仍执迷不悟，则决大举讨伐！”^③全琫准拒绝受抚，率军东袭灵光县，生擒守城统长黄万基，斩之。洪启薰知招抚无望，决意以武力镇压。京军壮卫营经过新式训练，是当时朝鲜唯一配备外国新式武器的军队，但洪启薰感到兵力太少，难操胜券，便密奏朝王，建议借外兵镇压。其奏有云：

“目今东学猖獗，或窟于西南，无赖称托蚁附，操守畏缩虎

① 东京《国民新闻》1894年7月21日通讯。转引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21页。

② 两湖，指全罗、忠清两道。

③ 织田纯一郎：《日清韩交涉录》，第4页。